

读书之味

时文与诗赋

(台州籍考古学家)
郑嘉励

“儒林”二字,搭配真是传神。俗话说“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”。这道理,在儒林,也不例外。
说起来确实无奈,出身寒门的读书人,想要出人头地,正经的出路,只有参加科举一途。而举业则必须学好时文。时文,即八股文,一种规范、刻板的应试文体,洋洋万言,除却“之乎者也”的圣贤腔调,据说实质内容则几乎没有。
对醉心举业的童生来说,八股既是唯一的进身之阶,也是真正的学问。八股行不行,等于肚里通不通。八股做好了,任凭什么文章都难不倒,要诗就诗,要赋就赋,一鞭一道痕。而检验八股行不行的唯一标准,就看科场上中不中。正如马二先生所言“举业二字,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”,孔子有孔子的举业,孟子有孟子的举业,那就是游说列国,汉朝董仲舒的举业是举“贤良方正”,唐人的举业是诗赋,宋人的举业是

讲理学,而本朝“用文章取士,这是极好的法则”,就是孔夫子再世,也要念时文、做举业,否则“哪个给你官做”。他们的所谓举业,其实就是做官。
周进与范进,都是八股时文的能手,除了做“花团锦簇一般的文字”,别无所能。在我们今天看来,两人深受时文之苦,深受时文之害,但在他们侥幸成为老爷以后,都是时文的坚定卫士。魏好古提着诗篇来请教,周进大怒:“像你这样做童生的人,只该用心做文章,那些杂览,学他做甚?”范进比起周进来,似乎还要彻底,堂堂进士,山东学道,索性连东坡都还没听说过,被自己的幕客捉弄也不自知。因为在他们看来,有时时文才是正经的事业,而抒情遣怀、风花雪月的诗赋之类,只是些“粗心浮气的话”。
两位老爷果然是“烂忠厚”“没用”的人。其实,当时在举业之外,

另有一条轻松、潇洒的进身之路,那就是想方设法做名士。名士到底与汲汲于功名的“俗人”不同,必须有点吟花弄月的本领,做名士,必须会作诗赋,同时对历史、对时事最好也有点标新立异的想法,比如认为“本朝的天下,本来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,就为出了个永乐爷,明朝就不成个天下”。
贫民出身的牛浦郎,根不正,苗不红,偷来《牛布衣诗稿》,豁然开朗,“原来只要会做两句诗,并不要进学、中举,就可以同老爷来往,何等荣耀”,于是就冒充牛布衣招摇撞骗。老实说,牛浦的见解,比范进之流要高明一些,在“大宴莺脰湖”之类的场合,装作风雅,饮酒作诗,冒充名士,才是结交权贵、跻身上流社会的捷径,整天泡在枯燥乏味的圣贤书和制义选本中,又何苦呢?
小说中的名士,他们在做什么:游手好闲、摇头晃脑、自吹自

播、互相标榜。名士们的口头禅是“各处诗选上都刻有我的诗,今已二十余年”。自吹之余,也不忘攻击一下八股时文,“我们名士都不讲八股的”,只要写一手漂亮的诗篇,“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呢”。名士看不上时文,可偏又撇不开“进士”的诱惑。
在时文中吃尽“苦中苦”的人很多,但有幸能范进一样成为“人上人”的很少,落魄的只能以教馆、卖文等“不正经”的勾当了此余生。而欲以诗赋一鸣惊人、结交上流的名士,又将如何?得偿所愿的人也极少,通常只是些大话连篇、既穷且酸、行事古怪的“高士”。名士,名士,就是“有名的呆子”的意思。
在吴敬梓笔下,时文与诗赋,都是书生们讨生活的饭碗。但这两口碗,都装不下新鲜的珍馐,只有一股迂腐的酸气扑鼻而来,如馊物的气味。

白玉蟾过黄岩(三)

白云和我到天台

松庐
(古典主义者)

天台山素以“佛宗道源,山水神秀”闻名,桐柏宫号称道教南宗祖庭,北宋高道张伯端被尊为南宗始祖。
张紫阳的内丹学说经石泰传薛道光,再传于陈楠。陈楠字南木,号翠虚,惠州博罗县白水岩人,以盘梳箍桶为生。相传他能以土掺合符水,捏成小丸为人治病,极为灵验,故人称“陈泥丸”。白玉蟾拜师陈楠,继承了南宗“丹者心也”的修道要旨,以复原本然之心炼成金丹。他在《快活歌》中写道:“大道三十有二传,传到天台有悟真。四传复至白玉蟾,眼空四海嗟无人。”道出了南宗一脉的道统传承。白玉蟾的这首《快活歌》中还有两句名言:“人生何似一杯酒?人生何似一盏灯?”对于尘世芸芸众生而言,不啻是醍醐灌顶。

白玉蟾尝作《高祖祖师天台紫阳真人传》:“元丰一皂吏,三番遭配隶。空余悟真篇,带些铅汞气。”此诗怀着崇教之情,概括了张伯端祖师的生平成就。白玉蟾曾用尽辛苦,炼丹三年将成,却因温养不当而汞走铅飞,前功尽弃。因此,赋五言诗《炼丹不成》自解其愠。传说早已羽化的紫阳真人在天台遥知此事,命童以金丹四百字授之,教其关防慎密。白玉蟾依诀重炼,防患虑险,方得成丹。为感谢祖师隔代神交降书授法,白玉蟾虔诚地写下《谢张紫阳书》,将金丹炼成归功于紫阳真人的鼎力相助。

“天台之山,神仙景象”,白玉蟾以此两句开篇,作《天台山赋》。此赋气魄宏大,描述瑰丽,堪与东晋孙绰的《游天台山赋》媲美。正因为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,白玉蟾对天台的无限向往也就理解了。“人到天台古洞天”,只待武夷山止止庵一开工,他就迫不及待地跋山涉水,前往天台山桐柏宫。

嘉定八年春夏之交,白玉蟾高吟《华阳吟》:“白云和我到天台,眼入青山意豁开。到彼山中结茅屋,空余千古夜猿哀。”来到梦寐以求的台岳,结茅栖住。在风光绮丽的仙山上,看云海翻腾,听黄鹤和鸣,诗酒作伴,何等逍遥!白玉蟾满怀欣喜地写下《桐柏山书怀》:“桐柏山头避俗器,篇诗斗酒自逍遥。九峰野草迷丹灶,三井飞泉喷石桥。万顷白云蒸绿野,一声黄鹤唤青霄。人言山顶高何处,东海蓬莱浸海潮。”

“住深林邃谷之间,卧长松幽石之上。日则长啸于泉云之幽,夜则孤眠于烟霞之深。”白玉蟾详细描述了他的山居生活。“笑傲烟霞,偃仰风雨,乐人者所不能乐,得人之所不可得。有叶可书,有花可棋,其为琴也风入松,其为酒也雨滴石。其宁心有禅,其炼心有行。”他以“善隐山者”自居,从中体会独特的山水之趣。“山林心绪得闲处,好炼长生不老丹。”由“遇境而止,止而反观”的“止止”修行观出发,白玉蟾把白云青山、流水落花、啼鸟哀猿乃至周遭的一切事物都当作“止止”,成为锻炼自己心性的熔炉。

“幽人无限索心事,未得工夫隐翠微。”山间独身清修的生活无疑是清寂的,远离尘世修方外的白玉蟾偶尔也会感怀身世。他在《水龙吟》中写道:“人间天上,喟然俯仰,只身孤影。世事空花,春心泥絮,此回还省。”而参破世间生死苦乐,修道的信念是如此的坚定:“夫岂知山林,清寒益我姿。此意谁与论,岩下青松知。”

然而,对于生性不羁、惯于云游的白玉蟾来说,再好的居处也有离去的时候。“身落天台古洞天,蒲团未暖又飘然。如何菴不琼台地,想是吾非桐柏仙。无复得餐三井水,未曾深结九峰缘。杖头挑月下山去,空使寒猿啸晓烟。”写下这首《桐柏观留别》后,白玉蟾毅然离去。

“冰枯雪老尚天台,使我肠饥日九回。”白玉蟾与天台山的情缘实在难以割舍。“蓝舆过尽几山丫,夜宿天台仙子家。我昔岩前种芝草,尔来云表饭胡麻。金钱错落枫犹叶,玉窟飘零菊更花。霜露逼人心里倦,无穷旧事散天涯。”两年后,白玉蟾携道友再赴天台。“水深蟾不没,长伴道人宿”“仙翁夜来扣林壑,约我明朝过南岳”,山中朝夕论道问仙,白玉蟾与天台道友结下深厚情谊。“别后俄经几许春,相逢一笑挹南薰”,多年后,他还传诗《赠天台老梵》,问候一位道号翠云子的道人梵师。

白玉蟾作有一阙《水调歌头·丙子中元后风雨有感》,其中有“吴江波上,烟寒水冷翳丹枫”句。丙子即白玉氏首次来台年份,中元节后白玉蟾已至吴中。白玉蟾《曲歌诗》其十三曰:“白云随我见天台,又趁金华路上回。栖凤亭中留不去,武夷山下野猿哀。”以上这两首诗词表明,白玉蟾两次离开天台山后,均未经黄岩南下。

“满船明月浸虚空,绿水无痕夜气冲。诗思浮沉樯影里,梦魂摇曳橹声中。星辰冷落碧潭水,鸿雁悲鸣白蓼风。数点渔灯依古岸,断桥垂露滴梧桐。”这首《黄岩舟中》,当是白玉氏从雁荡至天台途中经黄岩时所作。从白玉蟾天台诗作可见,他第一次来台州是在春夏之交,第二次则是深秋时节,与《黄岩舟中》摹写的景物刚好相符。因此,此诗应是作于嘉定十年台州之行中。这首写于朝拜祖庭途中的诗篇,呈现出一派澄澈明净,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出尘之意。



茶言观摄

天井

孙金标 摄

天井,即四合院的道地,如今只有在古村落里才能见到。

小时候,我去祖父家,常在天井里玩耍。在屋檐下,抬头看,能见到一片四四方方的天。

如今,我们可以借助航拍技术,从天空上俯瞰天井。那是一块四四方方的道地。黑色的瓦片,将青绿色的道地围在其中。

这是一种几何之美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人间遐想

老娘的智慧

(穿了一辈子制服)
金时锋

认识老吕夫妇5年多了,那时他俩刚退休。为照顾怀孕的儿媳,夫妻俩每天早上来,中饭后走;下午3点来,7点走。从孙子出生,到上幼儿园大班,风雨无阻,好在他俩住米兰花园,离这里不远。
老吕有两句口头禅,“我是带薪保姆”“没有孙子想孙子,有了孙子当孙子”。话语中有喜悦,也有无奈。
这令我想起了老娘的智慧。
1980年5月,女儿出生,那时我在四川某部服役,爱人在老家一社办企业上班。月里满后,爱人想请老娘到厂里带孩子,老娘以不开为由推辞了。
爱人来电让我做工作,老娘还是不通。我说能否先去带段时间,老娘说了句很有智慧的老话:

“带儿带困有日子,带孙带到死,请理解。”
原来老娘想得很远!
我家兄妹7人,我是老大。假如老娘给我带了孩子,后面弟妹的孩子不都说得过去吗?我爹在外工作,家里的操持全靠老娘,她一走,家里还能正常运转吗?老大与老么年龄差距20多岁,假如孙辈都带,老娘这辈子啥事也别干,“带孙带到死”。
明白道理后,我爱人在厂隔壁请了保姆,管白天照顾,晚上自带。我家弟妹中,老娘最多是值满月里,月里满后,都各自带走了。老娘把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,没有一个人埋怨她不带孩子,她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。
老猫贪荤,爷爷贪孙,“隔

代亲”是自然规律。当今社会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很大,老人退休后也乐意儿女帮一把,享受天伦之乐。帮一把可以,但不能完全陷进去,整天围着孙子转,没有一点自己空间的退休生活不可取。况且和儿女生活时间久了,老观念和新思想难免发生冲突。老吕常抱怨儿媳送孙子学钢琴、学跆拳道是“折磨人”,儿媳有时也抱怨爷爷奶奶对孩子太宠。
人类的繁衍靠一代一代传承,父母这一代生了我们,养了我们,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。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上,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带了儿子又带孙子。
回顾自己走过的路,18岁前在家,18岁后参军并工作,60岁退

休。在这三个阶段中,第一阶段父母说了算,第二阶段领导说了算,第三阶段才是自己说了算,我的人生我做主。或读书,或写作,或健身,或旅游,这是人生中最自由,最惬意,最美好的阶段,尽情地放飞自己。
假如到了80岁的时光,能说了算的只有身体。所以在60至80岁的一二十年,趁着身体还好,学点你喜欢学的东西,干点你喜欢干的事情,弥补你过往的遗憾,好好地享受生活吧!世界这么大,走出去看看,这阶段不走,到时走不动了。儿女的最大孝顺,不就是为了父母的晚年过得更美好吗?
爷爷就是爷爷,可以逗逗孙子,但千万别去当“孙子”。

端午话俗

端午情思

(恬淡随性,依然有梦)
吴慧青

端午节到了,晚风中,那粽叶的清芬拂面而来。
小时候只知道端午包粽子,却不知道做什么。每一年的端午节,吃粽子是一种渴望,也是一种等待。那时候,老家的房子一间连着一间,旧式的四合院厚重而沧桑。左邻右舍挤挤挨挨,彼此客客气气。大家脸上挂着亲近的笑容,每遇节庆一起操办,话家长里短。
端午节前,屋后田野里的艾草翠绿如抹,香味悠长。我总是兴致勃勃地跟着奶奶去采摘。也许是艾草唤起了来自彩虹之南的奶奶的思乡之情。奶奶总会不厌其烦地讲她遍地鲜花盛开的故乡,讲她故乡皎洁的明月,讲她儿时和兄弟姐妹们过端午节的趣事。艾草摘回家时,一棵棵精神抖擞,面目清秀。我们把艾草晒干,捆成一把,晚上纳凉的时候熏蚊子,这可是纯天然的灭蚊剂。艾香在夜

空里飘荡,火星子在晚风中闪烁着忽明忽暗的光。
儿时的粽子很朴素,简单纯色的糯米,还有红枣。端午那天,母亲让我把粽叶一张张洗净,包着粽子。只见她把粽叶掰成圆锥的形状,然后把浸泡好的糯米盛放在锥形“容器”里,深埋一颗红枣进去,用粽叶杆戳实了盖下来压紧,左手捏出四只角,右手把粽叶盖下来捏紧后向右折,再用事先撕成细长条的棕榈叶系紧,一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包好了。心灵手巧的母亲,一边跟隔壁的婶婶有说有笑,一边手里忙个不停。粽子包好后,经过较长时间的水煮,吃在嘴里,香在心头。
待我稍大些,天气晴好的端午夜,奶奶一边摇着蒲扇,一边用夹杂着云南渡口音的临海方言,给我讲述端午的传说。难怪别人都说

奶奶是从遥远的地方坐飞机来的大学生,我第一次从奶奶那里得知,端午是纪念一个叫屈原的古人的节日,粽子分明的棱角,象征着屈原刚正不阿的性格;雪白的糯米,代表着他出淤泥不染的品质;而那颗红枣,正是屈原对楚国的一颗赤子之心。我那时像在听天书,崇拜地看着奶奶,似懂非懂。
随着年岁增长,慢慢接触到历史知识和文人描述端午的诗词。比如文秀的“节分端午自谁言,万古传闻为屈原”;汤显祖的“独写菖蒲竹叶杯,蓬城芳草踏初回”;李静山的“樱桃桑椹与草蒲,更买雄黄酒一壶”,逐渐对端午有了自己的认识。
出生于秭归的屈原,将满腔忧愤付诸笔端,为后人留下《离骚》《天问》等不朽诗篇后,抱恨投江,以身殉国。
悲壮传说、留香的艾草、飞

渡的龙舟、美味的粽子……端午节的每一个元素无不让人感怀文化的厚重的积淀与传承。如今,端午已被定为法定假日,不知道节日里还有多少人会想起当年这位“不识时务”的三闾大夫。
屈原,写下这些文字。“佳人醉新叶,婉转裹柔丝。心如青苇叶,层层有相思。”如今,奶奶已离我而去,再也没有人会用那种彩色方言跟我讲述远古传说,细说那个南方小城的端午景致。
梅雨季节,连续阴雨绵绵,今日,天终于放晴,夜空里洒满了月光。那月光,穿过云,透过窗,静静地照在地上、墙上。我站在窗前,看月光流淌,越看越感觉这月光像是从奶奶的家乡照过来的。或许,下一个端午节,我将忘记远古的屈原,只记住奶奶家乡的月光,记住遥远而亲近的温暖。